

暴風雨

伊沃·沃伊諾維奇著



暴风雨

〔南斯拉夫〕

伊沃·沃伊诺维奇著

春秋译

玉清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ИВО ВОЙНОВИЧ
БУРЯ РАВНОДЕНСТВИЯ (ЭКВИНОЦЦИО)

根据 Я. АПУШКИН 和 П. ИЛЬИН 俄文译本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1955) 转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637 字数59,000 开本787×1092 纸 $\frac{1}{32}$ 印张3 $\frac{1}{4}$ 插页2

1957年8月北京第1版 195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定价(7) 0.32元

剧中人物

弗兰諾·德拉瑞奇——船长。

尼柯·馬里諾維奇——美国回来的富豪。

依沃·列基尼奇——造船厂师傅。

巴沃——船夫。

瞎子弗拉霍。

托尼——依沃·列基尼奇的学徒。

神父。

掘墓人。

安尼查——弗兰諾的女兒。

叶列——依沃的母亲。

卡塔——巴沃的妻子。

瑪丽亚——女邮差，或者按群众对她的称呼：“邮政局的瑪丽亚”。

刘齐娅——弗兰諾·德拉瑞奇的女佣人。

水手甲。

水手乙。

老水手。

水手們，造船厂工人們，妇女們，孩子們，群众。

剧情發生在 186... 年杜布罗夫尼克海濱一角。

第一幕

杜布罗夫尼克城海濱一角。平靜而碧藍的海水拍打着岸边，海水的顏色愈远愈深。远处水平綫上，呈现出希班島美丽如画的海角的淡紫色輪廓，天海相接。空中飄着片片浮云。

右面是依沃·列基尼奇的作坊，附近堆着木材和航海用具，后面可以看見卡塔的小店，門口有三級台阶。小店旁边設有石凳。有一条小路通向舞台深处，瑪丽亚的小土屋在小路上。

左面有一堵石牆，牆上伸出杏树、野玫瑰和栗树的树枝。牆中間开了一道綠灰色的小門，通向弗兰諾船长的庄园。

舞台中部，一棵古老的無花果树伸展着它的树枝，树干周圍設有石座。离列基尼奇的作坊不远处，有一艘新造的、尚未完工的小船，四周用柱子支撐着，底下有許多鈹花和鋸末。

整个場面籠罩着憂郁的大自然的寧靜而淒涼的氣氛。

第一場

巴沃，托尼，老水手。卡塔和两个孩子后上。

巴沃坐在小店附近的石凳上。老水手慢騰騰地划着小船，
同时緊張地注視着海水深处，魚叉在手里准备着。

巴沃（呼喚老水手）魯卡！

老水手（从小船上）呃？

巴沃 打到魚沒有？

老水手 影兒都沒有啊！

巴沃 暴風雨要來了！

老水手 是呀，暴風雨，巴沃師傅，暴風雨來了！（划着小船
消失。）

巴沃（環視天空，從嘴里取出煙斗，吐口水）活見鬼！……魔鬼才
需要暴風雨。

从小店傳來卡塔的聲音：“巴沃！巴沃！”

托尼（正在依沃的作坊旁邊鉋着什麼，嘲弄地）“雷聲隆隆，暴風
雨快來了……”

卡塔（出現在小店門口，對巴沃）你的耳朵什麼時候聾的，我
親愛的？

巴沃（不慌不忙地吸着煙）我耳朵不聾，卡塔。

卡塔 干嗎老盯着大海？等誰嗎，嗯？

巴沃（依然不慌不忙地）誰也不等，卡塔。

卡塔 人家忙得要死，你倒像個老爺似的坐在那兒！誰

来照管孩子們哪？

托尼（嘲弄地）我，卡塔太太！

卡塔 住口，調皮鬼！……我揍你！……（威胁地向托尼走去。）

托尼慌忙退避到作坊里去。

小女孩（衣衫襤褸，疲憊不堪，牽着另一个更小的姑娘上，羞澀地）买两个索尔多^①的面包……

卡塔（生气地）什么？

巴沃 你的耳朵什么时候聾的，我亲爱的？

卡塔 呃，听见了，听见了！……老是喜欢鑽人家的空子！

（进小店。）

巴沃（对小女孩，亲切地）你叫什么名字？

小女孩（羞澀地）彼特里查。

托尼（从作坊出来）小傻瓜，你說：我是死去的船夫巴尔德的女兒。

巴沃（驚訝）什么？巴尔德的小女兒？（喊）卡塔！卡塔！

托尼（奔向門口，戏弄卡塔）有人叫您呢，卡塔太太！（一見卡塔，回头就跑。）

卡塔（拿着面包上，对托尼）小心我揍你！（对小女孩）錢呢？

巴沃（拦住小女孩的手，不讓她給錢）住口，卡塔！她俩的父亲牺牲了，母亲住医院……

卡塔（注視着孩子們）巴尔德的孩子！可怜的！等一等！等一等！（掏口袋）什么也沒有！（把孩子們拉到自己身边）来吧，来吧，孩子，总可以找到点什么的！（将两个小女孩

① 索尔多是貨幣單位。

領到家里去)仁慈的上帝啊!多可怜呀!

卡塔和孩子們同下。

巴沃 (望着她們的背影) 海洋把她們變成了孤兒。(取出烟斗)
有什麼說的,早晚我們都得沉到海底去。(將烟斗塞進
口袋里,起立,對托尼)告訴你師傅,說我來找過他。(欲下。)

第二場

前場人物和依沃。

依沃 (腋下夾着鋸子上) 誰找我?

巴沃 啊! 總算是回來了。

依沃 (把鋸子放在作坊旁邊,對托尼) 我媽沒來過嗎?

托尼 沒有,師傅。

依沃 那你回去告訴她,說我就在作坊里吃中飯。

托尼下。

巴沃 怎麼樣,依沃師傅?

依沃 托上帝的福! 你想跟我說什麼?

巴沃 嗯……(指弗蘭諾的房子) 找你啦……知道嗎……老
頭兒……

依沃 弗蘭諾船長?

巴沃 是……是的……

依沃 找我干嗎?

巴沃 在你那條小船旁邊轉了一早晨……我想,他看中

你的活兒啦……(低声)这是昨天吵架以后的事……

依沃 你說什么？

巴沃 嗨，鬧得可凶啦！(看見与孩子們同上的卡塔)你問她吧，她知道得比我多。

卡塔 (对小女孩，孩子怀里抱着个大面包，圍裙里也塞滿了杂七杂八的东西)好，真能干！来，好好拉着手！巴沃，你送她們回去，告訴瑪格丽特那个傻瓜，叫她下回別讓孩子們自己出来。买面包她自己也可以来呀！难道她不怕她們出事嗎！好了，去吧，一切都会好的。

巴沃 走吧，孩子們！在这个世界上，你們也算找到了好人啦！(拉着孩子們的手，下。)

第三場

卡塔和依沃。托尼后上。

卡塔 (望着她們的背影，握拳)一輩子受苦受難，累得精疲力尽，到头来，父亲淹死了，母亲住医院，孩子們到处乱竄！有什么法子？

依沃 (想了一下，自語)鬧得很凶？……为什么？……

卡塔 (向小店走去)我要是再投胎，依沃師傅，我就不会受苦啦！我当一輩子閨女！生一些窮人到这个世界上来，真是作孽呀！

依沃 卡塔……昨天晚上吵架啦？

卡塔 (不安) 吵架？哪兒？你瞎說，依沃師傅，你瞎說。

依沃 你聽見沒有？

卡塔 也不是什麼吵架，不過是……(考慮怎麼說)我……我已經上店門了，可是……尼克，你認識嗎，就是魯卡的女兒，到這兒來了。你瞧，她又沒有懷孕就想吃餅干……這個時候跑來！……於是，我就和她頂了幾句，就……再沒事啦！

依沃 後來呢？

卡塔 (指弗蘭諾的家) 他們那兒吵起來了。喊呀，嚷呀！上帝饒恕我，就像聖誕節前殺豬一樣！我只聽見老魔鬼最後大聲嚷：“我什麼也不想知道！我是一家之主，我怎麼說，就怎麼辦！”

依沃 別人的聲音聽見沒有？

卡塔 那怎麼能聽見？……我……我自己也哭起來，跑開了，孩子……

依沃 (自語) 也許他盤問她了……再也不能這麼下去啦！

卡塔 (同樣自語) 我的寶貝，我心里全明白……老头兒感覺到他的女兒愛上你了。

依沃 卡塔！我必須和她談談！

卡塔 和安尼查？“為了上帝和耶穌基督！……”你發瘋了，小伙子！

依沃 請求你想個什麼辦法，讓我跟她談談，哪怕只說兩三句話也行。

卡塔 “……不要誘惑我們。①”除了神父和女郵差瑪麗

亞以外，無論你、我或者任何其他的人都別想跨進這道門——難道你不知道嗎？

依沃 哦，對了，也許得找她！……（目光盯着小路上瑪麗亞的小房子。）

卡塔（制止他）你小點聲！你這麼大聲嚷，連海港那邊都聽見啦！那我就試試看吧……

依沃 你的心眼真好，卡塔！

卡塔（喊）瑪麗亞！瑪麗亞！

托尼從另一方上。

依沃（對托尼）你拿上膠水和鉋子……到馬托神父那兒去，給他修理修理櫃子。

托尼（收拾家具）都見鬼去吧——馬托神父和他的櫃子！（下。）

卡塔 上帝饒恕我，今天所有的人都聾了！（喊）瑪麗亞！

從小路那邊傳來瑪麗亞的聲音：“誰叫我呀？”

喂！是我呀，上這兒來！（對依沃）喂，紙條呢？

依沃 馬上就來，馬上就來，我的善良的卡塔！（進作坊。）

卡塔 是呀，善良！啊，卡塔，看你到了什麼地步了——傳遞起情書來啦！哎！為了這樣的孩子，什麼事情不可以做啊！（發現弗蘭諾船長從他家的小門出來）哎！說起他，他就來了！（想進小店。）

① 宗教禱詞。

第四場

弗兰諾，瑪麗亞和卡塔。依沃和造船厂工人后上。

弗兰諾 （关上小門，仔細查看并且搖晃它）騙子！無賴！这道門修理还不到两年，又坏了！活見鬼！像个旧木桶似地垮啦！

卡塔 （轉向自己的台阶）搖吧，搖吧！把你自己也搖垮吧！

瑪麗亞 （上）誰叫我？

卡塔 （畏縮地，自語）糟糕！我和她要倒楣啦！……

瑪麗亞 到底誰叫我呀？……

卡塔 （堵住她的嘴）着什么急！……（低声）长了眼睛不看人。

（指弗兰諾。）

弗兰諾 （回头，見瑪麗亞）你今天来得可早呀，邮差。

瑪麗亞 这有什么？船很空，又是順風。

弗兰諾 有信嗎？

瑪麗亞 一封也沒有。

弗兰諾 旅客呢？

瑪麗亞 一个也沒有，就弗拉霍瞎子和我。

卡塔走向作坊，依沃从里面出来，把紙条交給她。卡塔敏捷地把紙条藏到圍裙里面。依沃从另一方下。

弗兰諾 你沒有碰到一条船嗎？帆船，这样的，你知道嗎，很大……

卡塔 (过份礼貌地) 弗兰諾先生, 您大概是在等一艘巡洋艦
吧?

弗兰諾 我是問她, 不是問你。

瑪麗亞 海面一眼就可看穿, 船长。

卡塔 活見鬼! 这么說, 没有什么巡洋艦啦?

弗兰諾 少給我胡扯! (嘮叨着下) 养这么个女邮差有什么
用?

瑪麗亞 (向着他的背影) 好一点的你也不配呀, 我的老爷。
(对卡塔) 看出他恼羞成怒了嗎? 装得像个人样, 可骨
子里……混蛋一个。

卡塔 人們从前管他叫海盜, 現在他还是海盜。

瑪麗亞 喂, 你叫我有什么事?

卡塔 (拿出紙条給她看, 狡猾地) 有能耐嗎?

瑪麗亞 什么?

卡塔 按門鈴, 交給安尼查。

瑪麗亞 你以为这么个紙条还会咬人嗎?

卡塔 只要給它加上一条尾巴, 它就像一条毒蛇啦!

瑪麗亞 (从卡塔手里接过紙条) 你这个該死的! (按鈴。)

卡塔 (笑) 瑪麗亞, 你現在好比把守天国大門的人啦!

瑪麗亞 (走进小門, 責备地) 你想逗我嗎, 卡塔? (下, 随手关門。)

卡塔 等老海盜上了他女兒的当, 那时候咱們好好地逗
他吧!

造船厂工人上。

工人 买七个索尔多的烟叶, 卡塔。

卡塔 (进小店) 厂里沒活兒干，閑得無聊吧，安得罗？

工人 (坐在台阶上) 从阿尔巴尼亚开来了一条很大的土耳其船，需要修理肋条。

卡塔 (上，給他烟叶) 这种活兒也干嗎？

工人 (装烟袋) 你还要怎么样？沒有活兒干的时候，土耳其人也好啊！謝天謝地！

卡塔 不是都說他們是异教徒嗎？

工人 幸好这些个异教徒不吃我們。(吸着烟。从造船厂里远远地傳來哀怨的歌声) 听見嗎，卡塔？空厂子在哭呢！(下。)

卡塔 从前什么样，将来也还是什么样，有什么法子？就这么活着也就謝天謝地了！我去照顧一下瑪丽亚的午飯，要不然她什么也沒得吃了。(从小店里拿出一把扫帚，摆在門口) 好啦！讓人家知道我不在家。(朝瑪丽亚家的方向下。)

第五場

依沃和弗兰諾。小男孩后上。

弗兰諾 (上，与依沃談着話，手里拿着一封拆开了的信) 喂，到底怎么样？同意嗎？

依沃 什么条件呢？

弗兰諾 我告訴你——在智利有活兒干。一塊美金一天。

石油工業比这还好。困难当然是困难，可是，归根到

底，掙的錢是滿口袋滿口袋的。

依沃 誰担保？

弗兰諾 誰？上帝造的人呀！就是写这封信的人——我的朋友，百万富翁。彼罗·斯摩柯維茲不就是他送到旧金山去的嗎？头上戴着一頂最好的大礼帽回来的不就是彼罗嗎？嗯？

依沃 是倒是这样，不过……

弗兰諾 (甜言蜜語地)用不着什么“不过”。你看馬尔柯·卡彼丹尼奇！一两年前，他还在城里流浪，找地方过夜……可你看他現在过的是什麼日子。把索尔戈宮都买下来了，像个貴族似的睡在挂着大馬士革綢子的房間里。怎么样？也許你認為这根本算不了什麼？

依沃 (稍为想了一想之后)不，船长，这种事跟我沒有緣分。

弗兰諾 (抑制着憤怒)請問您，最可敬的先生，这种事為什麼偏偏跟您沒有緣分？

依沃 (不慌不忙地，面帶笑容)我有个母亲……她一个人……

弗兰諾 女人？呸！

依沃 女人也并不都是一样的。

弗兰諾 等你把所有的錢都花光了，你怎么办呢？

依沃 船长，有一首小調你知道嗎？“小房子里有个小瓦罐兒，小瓦罐里有个小苹果兒，小苹果上有把小刀兒……”(笑)过聖誕节的时候，人們在窗子外面这么唱——事实倒是这样。我赤手空拳到这兒来，可是

現在呢？腳底下也有了塊立足之地……當然，我也想什麼時候出去見見世面。

弗蘭諾 啊哈，总算談到正題了！……

依沃 也許這是我父親的血液在我身上起作用。可是有一天，母親抱着我說：“依沃，別離開我！”——我答應她啦……

弗蘭諾 嗨，這些個女人，光會哭鼻子。

依沃 你很輕鬆，船長。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可是，撫養我的那一雙手，我所有的一切和我自己——這一切都是從她——從母親那里來的。她給別人干過活，挖過土，洗過衣服……她現在頭髮都白了……你要我扔下她……

弗蘭諾 可是，錢……錢哪！

依沃 哎，過節的時候，領着我的老媽媽進城去，上教堂，然後在彼拉姆請她喝一杯果子露，這點錢我是有的。我們回家的時候，你要是看見了，那才有意思呢！你也許會說：“好一對未婚夫妻！”你想想，就我們倆坐在自己的小船里！媽媽坐在船尾——像節日夜晚那樣，靜靜地，安詳地，穿着絲裙子，望着海上的落日……我呢？看見她脖子上的金項圈閃閃放光，我心里也樂滋滋的……那時候，船長，說老實話，我使勁地划着船，好像在划國王的御船一樣！

弗蘭諾 （自語）我弄錯了吧？

依沃 弗蘭諾先生，我不聽您的話，您很不高興吧？

弗兰諾 唔，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以为，你掙錢的心要迫切得多。

依沃 我要那些錢做什么？

弗兰諾 有錢能使鬼推磨。誰知道呢？你一旦發了財，也可以娶个好媳妇哪！

依沃 （急忙）您这样想嗎？干嗎您老是对我説这一套？（直視弗兰諾。）

弗兰諾 因为我喜欢你。（自語）你这个無賴！

依沃 （略加思索以后，望着远方）我看这么着，船长，給我一点時間，讓我考虑考虑吧！

弗兰諾 那好吧！我已經說过了：我在等一个从美国来的人。到时候你自己和他談吧！

依沃 （想了一想）母亲怎么办呢？

男孩 （匆匆跑来，脫帽，喘了几口气）老爷……安东神父……叫我來說……他……他来了……

弗兰諾 誰？

男孩 那……就是那个……他等着您……（跑下。）

弗兰諾 小兔崽子！（跟男孩下，边走边对依沃）依沃师傅，你自个兒的事，自个兒作主啊！（下。）

第六場

依沃独自一人。瑪丽亚和安居查后上，叶列繼上。